

西域风月丛书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草原火母

首部哈萨克族女作家写哈萨克女人的大散文作品。一个抵达哈萨克族女性内心世界的精神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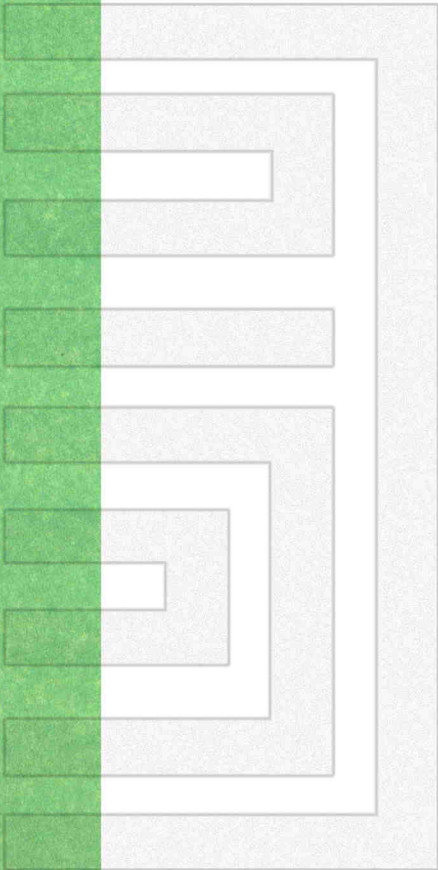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我们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奇异的民族文化视角及参照。

这是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花两年多时间精心创作的一部文化大散文作品。在激情饱满的20万文字中,作者以真挚的笔调,对哈萨克族历史文化、传说故事、生命愿望和精神追求等,进行详尽梳理和描述。特别是对草原女性进行文化与情感的双重观照,使一个深情而神圣的哈萨克族女性群体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座关于哈萨克族女性的精神雕像,也是探望哈萨克族女性心理世界的窗口。

打开这个窗口发现,哈萨克族脐母、天鹅女、太阳公主、女萨满、女阿肯等人正向你款款走来。浓郁的生活气息、本色的生命愿望和深情有力的声音开始在周围回响!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哈萨克族,60年代初出生于新疆北塔山牧场,198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语言文学系,后任《民族作家》、《西部》杂志编辑、副主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家协会会员、新疆文联委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散文集《永生羊》、小说集《黑马归去》、长篇小说译作《寡妇》、小说集译作《蓝雪》、诗歌集译作《天狼》及部分影视文学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翻译奖、首届天山文艺奖。

然后，她让我回来给她盛一碗牛初乳，放在她的“小桌子”上，继续说：“我的黄毛丫

头，你是我的黄毛丫头，知道吗？你妈生你的时候，你的脐带是我割的。你要记住你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谁也没有权利从我这里把你拿走。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装在我的口袋，带回家去，就像一颗糖果，一颗糖一样，什么时候想吃，就吃嘴里的一颗。

她问我：“你怕不怕？”
“别怕，我现在不想带你走，你要做的事，把这块奶子吃掉。喝了它，谁家的斧子也砍不断你。”“哦！”她亲了我一下；

“让我死去。”她亲了我一下；“让我死去！你这白房子里的小孩子。”

草原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8742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火母/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5

(西域风月丛书)

ISBN 7-228-10081-6

I. 草… II. 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0831 号

丛书策划 陈 漠

责任编辑 陈 漠

装帧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5887 (0991)2816212

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17.00 元

总序

女性怀抱中的西域

沈 苇

读者朋友们也许会问：何谓“西域风月”？

一谈起西域，人们就会想到亚洲腹地，想到丝绸之路，想到西域三十六国，也会想到多民族的共居和多元文明的荟萃，当然还会想到草原、绿洲、雪山、沙漠，想到葡萄、玫瑰、石榴、无花果……时至今日，西域仍是异域梦想、种种奇闻和壮丽风景的代名词——它是一个给人无限历史遐想的美的博览中心。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史籍上是在汉代，也即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直到19世纪中叶，它才被“新疆”这一称谓取代。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指古代中亚，狭义西域就是历史上的新疆。

西域是一种地理，更是一种精神向度。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西域就是这样一片培养独特个性、孕育与众不同文明的宝地。

相对于西域而言，风月这一概念要复杂得多。《辞海》上

解释风月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清风明月（即美好的景色）；二是指风月情爱。人们常说“少谈风云多谈风月”，这是对风月的通俗化谈论。白居易诗云“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他所说的风月兼具自然风光和男欢女爱两个方面。在我老家浙江，杭州西湖的湖心亭有一石碑，上刻“重二”二字，相传是乾隆手迹。这二字正是去了边的“風月”——风月无边嘛。游览人间天堂的美景，再想想历史上或传说中的绝代女子：苏小小、白娘子、祝英台、花魁女……满园春色关不住，西湖的确是一个占尽无边风月的地方。

当我们将“西域”与“风月”放在一起时，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西域有风月吗？如果温润的江南是滋生风月的土壤，那么西域的干旱荒芜不正是风月的不毛之地吗？它在历史上不就是一个蛮族征战、人种角逐、雄性大旗猎猎飘扬的地方吗？

的确，长期以来，有一种普遍弥漫的论调，认为西域就是阳刚、雄健、豪迈的代名词，似乎是男性神话和雄性激素创造了西域文明。这种奇谈怪论遮蔽了历史的真实，至少只道出了“半个西域”。现在到了还它一个真相的时候了。

我想，既然有一个太阳照耀着的西域，也一定存在一个月光笼罩下的西域。在西域粗砺、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藏着一颗柔情似水的女性的心。每当想起那些大名鼎鼎的男性英雄的时候，同样要牢记这些美丽动人光华四射的西域女子的名字：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者阿曼尼莎罕，身上散发着沙枣花香的香妃，远嫁西域的汉家公主细君和解忧，在库车河畔治病救人的瑞典女传教士洛

维莎·恩娃尔、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还有众多的无名女性：草原母亲，绿洲少女，巫婆，女阿肯，吐火罗舞女，骆驼客之妻等等。如果没有她们的哺育，西域文明将是一个残疾儿。

因此，我要说，西域有风月。它是另类的风月，独异的风月。除了神奇风景和男女情爱，“西域风月”还应包括与女性有关的更宽泛的内涵：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悲伤与喜悦，她们的大地与天空，她们的创世与宿命……它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而是一种阴性色彩的人文意义上的风月。我还想进一步谈谈文化和信仰中的风月。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男性取向发展，而佛教则是与女性、与全人类融合后的无限宁静（无性的面貌）。如此说来，西域佛教不也具备某种伟大的“风月”特征？

基于此，“西域风月”丛书的一个目的是还原一个“女性怀抱中的西域”。它以女性视角为契入点，以女性与一座城市（或一个文化区域）的关系为线索，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深入到被遮蔽的幽暗的历史中去，捡拾散佚的故事和传奇，强调对细节的挖掘，找回失去的真实和生动，让历史发出动听的回音。它不是历史专著，也不是纯文学作品，大致倾向于文化散文，而跨文体写作是它的一个特色，一种有意识的追求。它是女性的西域传奇，是从历史背后、时光深处寻求的女性启示录。

丛书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当中有诗人、小说家、在读研究生、报社编辑。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去理解“西域风月”的深层内涵，用自己的才情和悟性对爱情、女

人、人性以及文化、宗教等基本命题作出了独到阐释和诗意描写。

她们查阅大量史料典籍，深入书中涉及的地区体验、考察、采访，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了艰辛劳动。她们消化历史和传闻中如此多晦涩、暧昧、散佚的东西，结晶为自己的所有，终于摘下五枚芬芳之果。而且在写作手法、风格等方面保持了相当大的差异性，呈现了个人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她们将女性的命运、传奇与磨难作为最基本的主题去抒写，从阳性西域的深处挖掘出令人吃惊的阴柔之美。她们用自己的写作复活了另一个西域：风月的西域，女性与爱的怀抱中的西域。

我不能说这套丛书填补了多么大的空白，但它所起到的弥补和修正作用，无疑是对西域文化的一次不可忽视的贡献。

乌鲁木齐北山坡

2006年5月

目 录

- 001/ 蓝光中的狼
016/ 萨满铃鼓
037/ 祖母泥
049/ 三千年的坎普洛依
065/ 生命树
072/ 天鹅女
079/ 太阳公主
090/ 黑宰阿娜
100/ 遥远的巴丹
113/ 女巫吉孜特尔娜克
120/ 关起门来唱歌
132/ 它们的爱情
148/ 留在草地上的牛迹
158/ 唱着歌来唱着歌去
175/ 一个用诗作图的人
189/ 一个诗人的生命轨迹
215/ 女儿水
224/ 天父地母
241/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263/ 后记



蓝光中的狼

我家客厅的墙上有一张狼皮，是灰色的。狼皮很长，大概有2米。到过我们家的人，只要抬起头，就能看见它长长的狼身，和它那仍在“发光”的眼睛。

这张狼皮是前年我们搬进这间大房子时，远在阿勒泰的大哥送给我们的。他说：这是一个牧民朋友送的，现在送给你们，给你们的新生活带点吉利。

大哥还说，这些年环境改善了，狼开始多起来，经常骚扰、袭击牧人们的牲口。狼这种野兽不像别的食肉动物，伤害牲口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它们袭击牲口，好像是为了某种快乐——置羊们以死地而后快。常有牧人在早起或外出游牧时，看见羊被成批地杀死。那场面有点像战场，羊群横尸遍地，而狼形影杳无。所以，那个牧人对我大哥说：为了保证羊群的安全，也为了保护牧民的财产，这几年政府允许牧人杀掉一些罪大恶极的狼，就像大田灭鼠一样。这只狼就被他杀死了。它是被枪打死的，死的时候样子跟在战场倒下的士兵差不多。而人是很讲文化的，这只狼死了之后，皮就被人剥下来，最终当作一件吉祥物挂在我们家的墙上。这与一只被人药死的老鼠简直无法同日而语。

由此说来，一只狼在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中是有点意思的。这总使我联想多多。前年，在阔别二十八年後我回到我的出生之

地北塔山。离开时,有人送给我一束毛头鹰的羽毛,还有人送了我一对狼的髌骨。他们说,这东西是我们能送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它不仅能使你免于病患,还能保佑你平安,带给你好运气,给你力量和自信。我把那一对狼的髌骨带回乌鲁木齐后,就被一个朋友要走了。前不久我注意到,那块髌骨已经被我的那个朋友在上面打了一个小洞,串在钥匙链上。我的朋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没有它,她是进不了自己的家门的。

诸如此类的现象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少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文中有一段话提到了狼,但那段文字遭到我父亲的耻笑。我父亲说:你是一个哈萨克,你好像已经不太了解自己了嘛。你什么时候听过一个哈萨克人用狼来吓唬闹事的小孩?记住,哈萨克人提醒小孩安静,从来不说“狼来了”,而是说“狗熊来了”。我仔细回想,果然觉得是这么回事。哈萨克人真的是不习惯说“大灰狼来了”,而是敲响身边任何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比如床板、桌子、玻璃,说:“熊!熊,快来呀,这里有一个小孩不听话……”然后,就有一阵风声传过屋顶,无声无息。这样孩子就安静了。我也曾这样如法炮制,对付过我的两个小孩子。只是那风声不再像在荒郊里听起来那么自然,那么亲切,或者说不那么恐怖了。

到民间走一趟,狼影更是无处不在。牧人说,转场时,如果路遇一只狼,是吉祥的征兆;如果某人家有几个儿子,你还会听到他们的家人或与他们相识的人,把他们说成是“狼兄几个”;你还会听到有人把某个形象剽悍、性格坚强的青年男子,形容成为一个“像狼一样”的人;把某人或某一群体做的一件漂亮的事情比作像狼袭击了羊群一样干得漂亮。民间还有谚语说:狼吃羊,为的就是出个名!

这些听起来有些夸张的,甚至是杀气腾腾的话,让我对挂在我们家墙上的那只狼,总怀有几份异样的感觉——尽管它生前

肯定劣迹斑斑。

因此,作为一个文化话题,我也许可以从那些文化遗存中了解点什么,或者说看看人的祖先和这只狼的祖先之间究竟有过些什么样的故事?

《周书·突厥传》中说: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后为邻国所灭。有一小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刖足断其臂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儿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于时若有神凭,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

《史记·大宛列传》中还有一句话:

昆莫生弃于野。鸟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

《汉书·张骞传》也称: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至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鸟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

莫,使将兵,数有功。

几段简短的文字,一个狼母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原来,墙上的这只狼的祖先,最早是一个女人。她不仅善良,而且多情。是一个女人,一个情人,一个生育了很多孩子的母亲。

那么谁是乌孙,谁又是昆莫呢?

乌孙历来被认为是哈萨克族的先民,是组成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现在依然是哈萨克大帐(大玉兹)的主体部落。如果来哈萨克人中间看一看,你会发现大大小小的乌孙随处可见。我邻居家小公子的名字就叫乌孙。他家女主人曾对我说,这孩子出生前她就梦见他是一个男孩子。而且这孩子还托梦告诉她,他是乌孙,出生后请叫他这个名字。所以,小男孩一经出生就有了这个名字了。现在这个孩子跟他父亲学钢琴,还学绘画。哈语说得好,汉语说写都很棒。

乌孙早在公元前2至1世纪崛起于我国西北地区,后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权。其有史可考的就有前边《汉书》中提到的首领——难兜靡。这段话讲:在难兜靡为乌孙王时,乌孙为强邻月氏所破,国亡家败。难兜靡的儿子偏在这个时候出生在野地里。母亲和父亲都被杀死,家人自然也是逃的逃,死的死,留下乌孙王的小儿子在荒野上,呼天不灵,呼地不应。是一只奔突于旷野的母狼听到了他的哭声,并看见了他,把自己乳头塞进他的嘴里,用狼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这只狼首先感动了天上的鸟,它们衔来了食物,帮助她一起抚养这个被战争夺走了双亲和家园的婴儿。然后这匹狼又感动了匈奴单于。单于以为自己遇到了圣人,就将难兜靡之子昆莫收养。昆莫长大后,成了大业,攻克了大月氏,建立了政权。后人还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



名字叫做猎骄昆靡。

再后来，汉武帝江都王刘建之女
细君远嫁乌孙王，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过去的武士就戴这种帽子。猎骄昆莫一定戴着它出征沙场。

这里提到的乌孙王就是曾被狼母哺育过的昆莫——猎骄昆靡。也不知道细君公主是否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一个多情而善良的“狼婆婆”。只可惜，在这首段诗文里，细君公主写下了自己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不适而万般思念家人的心情，却没写夫家的家庭背景。如果，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被狼母乳大的，是一个有着狼一般坚强性格的男人和帝王，那这个会做诗的女人是否该在这首诗里有一句关于狼母的文字留给我们？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只有女人更懂得女人的心思，自然也最能读懂一个母狼的心思。女人的天性无非就是要倾其所能，让后代好好地活下去！

哈萨克神话故事

作为昆莫和细君的子孙，包括乌孙人在内的哈萨克人好像永远地记住了这个曾经的狼母——让她不时地出现在故事中。因而我也总能看见一只多情的母狼钟情于某个哈萨克男子。或给他生孩子，或帮他实现某个心愿。

哈萨克族著名学者尼合买提·蒙加尼先生曾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他收集的民间故事中说：有一个名叫乌拉尔的牧人，家园被敌人毁了。他流离失所，将死野地。也是一只狼在他将死的时候，引领他到了狼的国度。国王听了他的遭遇，允诺要将自己的狼女嫁给他，并帮助他收复家园。于是，牧人就在狼妻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打败了敌人，重建了家园。从此以后，他和狼妻生育后代，安居乐业。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美女狼痴情地爱上了一个贫穷的小猎人，希望做他的妻子。她每天悄悄地跟着猎人出去打猎，希望他能注意到自己。但因为自己是一只狼，很难让猎人真正注意自己！弄不好，就被当野兽打死了。所以，她又想出现在他面前，又要躲开他的枪口。一天，猎人来到一个山洞里休息。美女狼就悄悄地走到猎人面前。猎人大惊！但美女狼平静地说，不要怕，这些天来我一直默默跟着你，我想做你的妻子。猎人说，可你是一只狼！狼女就说，不错，我现在是狼身，但是只要你能娶我，我们的一生一定会过得很好。只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四十天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要挺住，不要伤害我。这样，四十天后，经过很多磨难，猎人就看见了一个漂亮、聪明而又贤惠的女人走进了自己的生活……

蒙贾尼先生说，这些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可能导致了现在哈萨克族一项著名的马上游戏——叼羊。

叼羊这个游戏在哈萨克语里不叫叼羊，而是叫叼狼——Kokbore tarteu。Kok意“天”，bore意“狼”，tarteu意为“抢”、“夺”。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游戏译作“叼苍狼”呢？

仔细想这个游戏，你会发现它其实是非常富有诗意的——一群青年男子，在马上将假想中的一只狼抢来抢去，除了像所有的竞技比赛一样抢一种荣誉，一种自我能力的展示外，可能更重